

+
3
6

T 2455/17

144

梁
書
卷六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92

ChL 2455.17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梁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二

朱异

賀琛

朱异字彥和吳郡錢唐人也父巽以義烈知名官至齊江夏王將軍吳平令异年數歲外祖顧歡撫之謂异祖昭之曰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戶年十餘歲好羣聚蒲博頗為鄉黨所患既長乃折節從師遍治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棊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其年上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廷尉敕付尚書議詳從之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年過二十一特敕擢為揚州議曹從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西川也
氏關西

禮

事史尋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異曰竊見錢唐朱异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峰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值采便發觀其信行非惟十室所稀若使負重遙途必有千里之用高祖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悅之謂左右曰尔异實異後見明山賓謂曰卿所舉殊得其人仍召异直西省俄兼太學博士其年高祖自講孝經使异執讀遷尚書儀曹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緊遷鴻臚卿太子右衛率尋加員外常侍普通五年大舉北伐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請舉地內屬詔有司議其虛實异曰王師北討尅獲相繼徐州地轉削弱咸願歸罪法僧懼禍之至其降必非偽也高祖仍遣异報法僧并敕衆軍應接受异節度既至法僧遵奉朝旨如异策焉中大

通元年遷散騎常侍自周捨卒後异代掌機謀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敕書並兼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詢詳斷填委於前异屬辭落紙覽事下議從橫放贍不暫停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大同四年遷右衛將軍六年异啓於儀賢堂奉述高祖老子義教許之及就講朝士及道俗聽者千餘人爲一時之盛時城西又開士林館以延學士异與左丞賀琛遞日述高祖禮記中庸義皇太子又召异於玄圃講易八年改加侍中太清元年遷左衛將軍領步兵二年遷中領軍舍人如故高祖夢中原平舉朝稱慶旦以語异异對曰此宇內方一之徵及侯景歸降敕召羣臣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爲不可高祖欲納之未決嘗夙興至武德閣自言我國家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無所及异探高祖微旨應聲答曰聖明御宇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爲無

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國大半輸誠送款遠歸聖期豈非天
誘其衷人獎其計原心審事殊有可嘉今若不容恐絕後來之望
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高祖深納异言又感前夢遂納之及貞陽
敗沒自魏遣使還述魏相高澄欲更申和睦敕有司定議异又以和
爲允高祖果從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謝挺通直郎徐陵使北通
好是時侯景鎮壽春累啓絕和及請遣使又致書與异辭意甚切
异但述敕旨以報之八月景遂舉兵反以討异爲名募兵得三千
人及景至仍以其衆守大司馬門初景謀反合州刺史鄱陽王範
司州刺史羊鴉仁並累有啓問异以景孤立寄命必不應爾乃謂
使者鄱陽王遂不許國家有二客並押而不奏故朝廷不爲之備
及寇至城內文武咸尤之自太子又製圍城賦其末章云彼高冠
及厚履並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陳謀謨之

啓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萬邦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
者訪虺蜴之爲誰益以指於异异因慙憤發病卒時年六十七詔
曰故中領軍异器宇弘通才力優贍諮謀帷幄多歷年所方贊朝
經永申寄任奄先物化惻悼兼懷可贈侍中尚書右僕射給祕器
一具凶事所須隨由資辦舊尚書官不以爲贈及异卒高祖惜之
方議贈事左右有善异者乃啓曰异忝歷雖多然平生所懷願得
執法高祖因其宿志特有此贈焉异居權要三十餘年善窺人主
意曲能阿諛以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
職並驅鹵薄近代未之有也异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
有臺池翫好每暇日與賓客遊焉四方所饋財貨充積性恠畜未
嘗有散施厨下珍羞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
贍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百餘篇亂中多亡逸長子肅官至

國子博士次子閏司徒掾並遇亂卒

賀琛字國寶會稽山陰人也伯父瑒步兵校尉爲世碩儒琛幼場
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場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場卒
後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自給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初場於
鄉里聚徒教授至是又依琛焉普通中刺史臨川王辟爲祭酒從
事史琛始出都高祖聞其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
勉曰琛殊有世業仍補王國侍郎俄兼太子博士稍遷中衛參軍
事尚書通事舍人參禮儀事累遷通直正員郎舍人如故又征西
鄱陽王中錄事兼尚書左丞滿歲爲真詔琛撰新謚法至今施用
時皇太子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琛駁之曰令旨以大功之
末可得冠子嫁女不得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案嫁冠之
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稱大功小功並以冠子
嫁子爲文非關惟得爲子已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旣得自嫁娶而
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子結於後句
方顯自娶之義旣明小功自娶卽知大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見旨若
謂緣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爲子冠嫁大功服重故
不得自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嫁
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已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已冠故知身有大
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爲子冠嫁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爲吉凶
不可相干子雖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猶應湏父得爲其嫁冠若
父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是於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
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子寧獨可通今
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又令旨推下殤小功不可
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爲子冠嫁伏尋此旨若謂降服大功不

可冠子嫁子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娶是爲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惟稱下殤今不言降服的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身於本姊妹降爲大功若是大夫服士又以尊降則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以與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則有傳重並欲薄於此而後於彼此服雖降彼服則隆昔實蕃親雖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嫁若夫蕃降大功大功降爲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未嫁冠若無有異惟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以幼稚之故天喪情深旣無受厚他姓又異傳重彼宗嫌其年稚服輕頃成殺略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惟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可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則不得通於中上語小功則不得兼於

大功若實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殤亦不嫁冠者記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非文意也又琛之所疑也遂從琛議遷員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坐無貂貂自琛始也頃之遷御史中丞參禮儀事如先琛家產旣豐買主第爲宅爲有司所奏坐免官俄復爲尚書左丞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未拜改爲通直散騎常侍領尚書左丞並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見高祖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爲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時人呼之遷散騎常侍參禮儀如故是時高祖任職者皆緣飾姦諂深害時政琛遂啓陳事條封奏曰臣荷拔擢之恩曾不能効一職居獻納之任又不能薦一言竊聞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明君不畜無益之臣臣所以當食廢殮中宵而歎息也輒言時事列之於後非謂謀猷寧云啓沃獨緘智臆不語妻子辭

無粉飾削橐則焚脫得聽覽試加省覽如不允合亮其戇愚其一
事曰今北邊稽服戈甲解息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
落誠當今之急務雖是處彫流而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
不堪郡之哀削更相呼擾莫得治其政術惟以應赴徵歛爲事百
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於大姓或聚於屯封蓋不獲已而竄
亡非樂之也國家於關外賦稅蓋微乃至年常租課動致逋積而
民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過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夫犬不
夜吠故民得安居今大邦大縣舟舸銜命者非惟十數復窮幽之
鄉極遠之邑亦皆必至每有一使屬所搔擾况復煩擾積理深爲
民害駕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爲貪殘縱
有廉平郡猶掣肘故邑宰懷印類無考績細民棄業流冗者多雖
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終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事曰聖

主恤隱之心納隍之念聞之遐邇至於剝飛蠕動猶且度脫况在
兆庶而州郡無恤民之志故天下顛顛惟注仰於一人誠所謂愛
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霆苟須應痛迺藥
豈可不治之哉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
俗侈靡使之然也淫奢之弊其事多端粗舉二條言其尤者夫食
方丈於前所甘一味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山岳列肴同綺
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
同臭腐又歌姬舞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錫良待和戎今古妓之夫
無有等秩雖復庶賤微人皆盛姬姜務在貪污爭飾羅綺故爲吏
牧民者競爲剝削雖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便已消散蓋
由宴醑所費旣破數家之產歌謠之甚必俟千金之資所費事等
丘山爲歡止在俄一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今所費之多如復傳

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餘淫侈著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
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今誠宜嚴爲禁制過之以節
儉貶黜雕飾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夫失節之
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及羣故勉強而爲之苟力所不至還受其
弊矣今若釐其風而正其失易於反掌夫論至治者必以淳素爲
先正雕流之弊莫有過儉朴者也其三事曰聖躬荷負蒼生以爲
任弘濟四海以爲心不憚胼胝之勞不辭癯瘦之苦豈止日仄忘
饑夜分廢寢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上息責下之嫌下無逼上之咎
斯實道邁百王事超千載但斗筭之人藻稅之子旣得伏奏帷扆
便欲詭競求進不說國之大體不知當一官處一職貴使理其紊
亂匡其不及心在明恕事乃平章但務吹毛求疵摩肌分理運摯
餅之智微分外之求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迹雖似於奉公事

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曠官廢職長弊增姦寔由於此
今誠願責其必平之效黜其讒愚之心則下安上鑑無徼倖之患
矣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者
良有以也夫國敝則省其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民費息則財聚
止五年之中尚於無事必能使國豐民阜若積以歲月斯乃范蠡
滅吳之前管仲霸齊之由今應內省職掌各檢其所部凡京師治
署邸肆應所爲或十條宜省其五或三條宜除其一及國容戎備
在昔應多在今宜少雖於後應多卽事未須皆悉減省應四方屯
傳邸治或舊有或無益或妨民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凡
厥興造凡厥費財有非急者有役民者又凡厥計召凡厥徵求雖
關國計權其事宜皆須息費休民不息費則無以聚財不休民則
無以聚力故蓄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息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

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擾其民而欲求生聚殷阜不可得矣耗其財而務賦歛繁興則姦詐盜竊彌生是弊不息而其民不可使也則難可以語富強而圖遠大矣自普通以來二十餘年刑役荐起民力彫流今魏氏和親疆場無警若不及於此時大息四民使之生聚減省國費令府庫蓄積一旦異境有虞關河可掃則國弊民疲安能振其遠略事至方圖知不及矣言奏高祖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救責琛曰蹇蹇有聞殊稱所期但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見聞聽覽所陳之事與卿不異常欲承用無替懷抱每苦倥侗更增惛惑卿珥貂紆組博問洽聞不宜同於闕茸止取各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明言得失恨朝廷之不能用或誦離騷蕩蕩其無人遂不御乎千里或誦老子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如是獻替莫不能言正豈

獸罇皆其人也卿可分別言事啓乃心沃朕心卿云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民失安居牧守之過朕無則哲之知觸向多弊四聰不開四明不達內省責躬無處逃咎堯爲聖主四凶在朝况乎朕也能無惡人但大澤之中有龍有蛇縱不盡善不容皆惡卿可分明顯出某刺史橫暴某太守貪殘某官長凶虐尚書蘭臺主書舍人某人姦猾某人取與明言其事得以黜陟向令舜但聽公車上書四凶終自不知堯亦永爲闇主卿又云東境戶口空虛良由使命繁多但未知此是何使卿云驚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爲貪殘並何姓名廉平掣肘復是何人朝廷思賢有如饒渴廉平掣肘實爲異事宜速條聞當更擢用凡所遣使多由民訟或復軍糧諸所應急益不獲已而遣之若不遣使天下枉直云何綜理事實云何濟辦惡人日滋善人日蔽欲求

安卧其可得乎不遣使而得事理此乃佳事無足而行無翼而飛能到在所不威而伏豈不幸甚卿既言之應有深見宜陳祕術不可懷寶迷邦卿又云守宰貪殘皆由滋味過度貪殘糜費已如前答漢文雖愛露臺之產鄧通之錢布於天下以此而治朕無愧焉若以下其自食之差亦復不然天監之初思之已甚其勤力營產則無不富饒惰遊緩事則家業貧窶勤脩產業以營盤案自己營之自己食之何損於天下無賴子弟惰營產業致於貧窶無可施設此何益於天下且又意雖曰同富富有不同慳而富者終不能設奢而富者於事何損若使朝廷緩其刑此事終不可斷若急其制則曲屋密房之中云何可知若家家搜檢其細已甚欲使吏不呼門其可得乎更相恐脅以求財帛足長禍萌無益治道若以此指朝廷我無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意粗

得奢約之節若復減此必有蟋蟀之譏若以為功德事者皆是園中之所產育功德之事亦無多費變一瓜為數十種食一菜為數十味不變瓜菜亦無多種以變故多何損於事亦毫芥不關國家如得財如法不用此不愧乎人我自除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年稔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積累歲月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匠皆奪崔借以成其事近之得財頗有方便民得其利國得其利我得其利營諸功德或以卿之心度我之心故不能得知所得財用暴於天下不得曲辭辯論卿又云女妓越濫此有司之責雖然亦有不同貴者多畜妓樂至於勳附若兩掖亦復不聞家有二八多畜女妓者此並宜具言其人當令有司振其霜豪卿又云乃追恨所取為少如復傳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勇怯不同貪廉各用勇者可使進取怯者可使守城貪者可使捍禦廉者可使

牧民向使叔齊守於西河豈能濟事吳起育民必無成功若使吳起而不重用則西河之功廢今之文武亦復如此取其搏噬之用不能得不重更任彼亦非爲朝廷爲之傳翼卿以朝廷爲悖乃自甘之當思致悖所以卿云宜導之以節儉又云至治者必以淳素爲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絕房室三十餘年無有淫佚朕頗自計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至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生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此羣賢之所觀見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或中前得竟或事多至日晏方得就寢日常一食若晝若夜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要腹過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爲妄說爲誰爲之救物故也書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

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卿今慊言便周知所答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此又是誰何者復是詭事今不使外人呈事於義可否無人廢職職可廢乎職廢則人亂人亂則國安乎以咽廢殮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猶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爲馬卒有閭樂望夷之禍王莽亦終移漢鼎卿云吹毛求疵復是何人所吹之疵孽肌分理復是何人乎事及深刻繩逐並復是誰又云治署邸肆何者宜除何者宜省國容戎備何者宜省何者未須四方屯傳何者無益何者妨民何處興造而是役民何處費財而是非急若爲討召若爲徵賦朝廷從來無有此事靜息之方復何者宜各出其事具以奏聞卿云若不及於時大息其民事至方圖知無及也如卿此言卽時便是大役其民是何

處所卿云國弊民疲誠如卿言終須出其事不得空作漫語夫能言之必能行之富國彊兵之術急民省役之宜號令遠近之法並宜具列若不具列則是欺罔朝廷空示頽舌凡人有爲先須內省惟無瑕者可以戮八卿不得歷詆內外而不極言其事佇聞重奏當後省覽付之尚書班下海內庶亂羊永除害馬長息惟新之美復見今日琛奉勅但謝過而已不敢復有指斥久之遷太府卿太清二年遷雲騎將軍中軍宣城王長史侯景舉兵襲京師王移入臺內留琛與司馬楊暉守東府賊尋攻陷城放兵殺害琛被槍木至死賊求得之舉至闕下求見僕射王克領軍朱异勸開城納賊克等讓之涕泣而止賊復舉送莊嚴寺療治之明年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其年冬賊進寇會稽復執琛送出都以爲金紫光祿大夫後遇疾卒年六十九琛所撰三禮講疏五經滯義及諸儀法凡

百餘篇子詡太清初自儀同西昌侯掾出爲巴山太守在郡遇

陳吏部尚書姚察云夏侯勝有言曰士患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朱异賀琛竝起微賤以經術逢時致於貴顯符其言矣而异遂微寵幸任事居權不能以道佐君苟取容媚及延寇敗國寔异之由禍難旣彰不明其罪至於身死寵贈猶殊罰旣弗加賞亦斯濫失於勸沮何以爲國君子是以知太清之亂能無及是乎

梁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三

元法僧

元樹

元願達

王神念

楊華

羊侃

子賜

羊鴉仁

元法僧魏氏之支屬也其始祖道武帝父鍾葵江陽王法僧仕魏
歷光祿大夫後為使持節都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鎮彭城普
通五年魏室大亂法僧遂據鎮稱帝誅鋤異已立諸子為王部署
將帥欲議匡復既而魏亂稍定將討法僧法僧懼乃遣使歸欵請

西川世鳳
氏傳

爲附庸高祖許焉授侍中司空封始安郡公邑五千戶及魏軍旣逼法僧請還朝高祖遣中書舍人朱異迎之旣至甚加優寵時方事招携撫悅降附賜法僧甲第女樂及金帛前後不可勝數法僧以在魏之日久處疆場之任每因寇掠殺戮甚多求兵自衛詔給甲仗百人出入禁闔大通二年加冠軍將軍中大通元年轉車騎將軍四年進太尉領金紫光祿其年立爲東魏王不行仍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鄆州刺史大同二年徵爲侍中太尉領軍師將軍薨時年八十三子景隆景仲普通中隨法僧入朝景隆封沔陽縣公邑千戶出爲持節都督廣越交桂等十三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中大通三年徵侍中安右將軍四年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封彭城王不行俄除侍中度支尚書大清初又爲使持節都督廣越交桂等十三

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行至雷首遇疾卒時年五十八景仲封枝江縣公邑千戶拜侍中右衛將軍大通三年增封并前爲二千戶仍賜女樂一部以爲特節都督廣越等十三州諸軍事宣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大同中徵侍中左衛將軍兄景隆後爲廣州刺史侯景作亂以景仲元氏之族遣信誘之許奉爲主景仲乃舉兵將下應景會西江督護陳霸先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起兵攻之霸先徇其衆曰朝廷以元景仲與賊連從謀危社稷今使曲江公勃爲刺史鎮撫此州衆聞之皆棄甲而散景仲乃自縊而死

元樹字君立亦魏之近屬也祖獻文帝父僖咸陽王樹仕魏爲宗正卿屬爾朱榮亂以天監八年歸國封爲鄴王邑二千戶拜散騎常侍普通六年應接元法僧還朝遷使持節督郢司霍三州諸軍

事雲麾將軍郢州刺史增封并前爲三千戶討南蠻賊平之加散騎常侍安西將軍又增邑五百戶中大通二年徵侍中鎮右將軍四年爲使持節鎮北將軍都督北討諸軍事加鼓吹一部以伐魏攻魏譙城拔之會魏將獨孤如願來援遂圍樹城陷被執發憤卒於魏時年四十八子貞大同中求隨魏使崔長謙至鄴葬父還拜太子舍人太清初侯景降請元氏戚屬願奉爲主詔封貞爲威陽王以天子之禮遣還北會景敗而返

元願達亦魏之支庶也祖明元帝父樂平主願達仕魏爲中書令司州刺史普通中大軍北伐攻義陽願達舉州獻款詔封樂平公邑千戶賜甲第女樂仍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湘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湘州刺史中大通二年徵侍中太中大夫翊左將軍大同三年卒時年五十七

王神念太原祁人也少好儒術尤明內典仕魏起家州主簿稍遷潁川太守文據郡歸款魏軍至與家屬渡江封南城縣侯邑五百戶頃之除文成內史又歷武陽宣城內史皆著治績還除太僕卿出爲持節文督青冀二州諸軍事信武將軍青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文州郡必禁止淫祠時青冀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妖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使令毀撤風俗遂改文通中大舉北伐徵爲右衛將軍六年遷使持節散騎常侍爪牙將軍右衛如故遘疾卒時年七十五詔贈本官衡州刺史兼給鼓吹一部謚曰壯神念少善騎射既老不衰嘗於高祖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絕羣伍時復有楊華者能作驚軍騎並一時妙捷高祖深歎賞之子尊業仕至太僕卿卒贈信威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鼓吹一部次子僧辯別有傳

楊華武都仇池人也父大眼爲魏名將華少有勇力容貌雄偉魏
胡太后逼通之華懼及禍乃率其部曲來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
已爲作楊白華歌辭使宮人晝夜連臂蹋足歌之辭甚悽惋焉華
後累征伐有戰功歷官太僕卿太子左衛率封益陽縣侯太清中
侯景亂華欲立志節妻子爲賊所擒遂降之卒於賊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甫人漢南陽太守續之裔也祖規宋武帝之
臨徐州辟祭酒從事大中正會薛安都舉彭城降北魏由是陷魏
魏授衛將軍營州刺史父祉魏侍中金紫光祿大夫侃少而瑰偉
身長七尺五寸雅愛文史博涉書記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
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魏正光中稍爲別將時秦州羌有莫遮念
生者據州反稱帝仍遣其弟天生率衆攻陷岐州遂寇雍州侃爲
偏將隸蕭寶寅往討之潛身巡擊伺射天生應弦卽倒其衆遂潰

以功遷使持節征東大將軍東道行臺領太山太守進爵鉅平侯
初其父每有南歸之志常謂諸子曰人生安可久淹異域汝等可
歸奉東朝侃至是將舉河濟以成先志兗州刺史羊敦侃從兄也
密知之據州拒侃侃乃率精兵三萬襲之弗尅仍築十餘城以守
之朝廷賞賜一與元法僧同遣羊鴉仁王弁率軍應接李元履運
給糧仗魏時聞之使授侃驃騎大將軍司徒太山郡公長爲兗州
刺史侃斬等相繼而至圍侃十餘重傷殺甚衆柵中矢盡南軍
歡爾朱陽都等相繼而至圍侃十餘重傷殺甚衆柵中矢盡南軍
不進乃夜圍而出且戰且行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衆尚
萬餘人馬二千匹將入南士卒竝竟夜悲歌侃乃謝曰卿等懷土
理不能見隨幸適去留於此別異因各拜辭而去侃以大通三年
至京師詔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瑷丘征討諸軍事安北將軍

徐州刺史并其兄默及三弟忱給元皆拜爲刺史尋以侃爲都督
北討諸軍事出頃日城會陳慶之失律停進其年詔以爲持節雲
麾將軍青冀二州刺史中大通四年詔爲使持節都督瑒丘諸軍
事安北將軍兖州刺史隨太尉元法僧北討法僧先啓云與侃有
舊願得同行高祖乃召侃問方略侃具陳進取之計高祖因曰知
卿願與太尉同行侃曰臣拔迹還朝常思効命然實未曾願與法
僧同行北人雖謂臣爲吳南人已呼臣爲虜今與法僧同行還是
羣類相逐非止有乖素心亦使匈奴輕漢高祖曰朝廷今者要須
卿行乃詔以爲大軍司馬高祖謂侃曰軍司馬廢來已久此段爲
卿置之行次官竹元樹又於譙城喪師軍罷入爲侍中五年封高
昌縣侯邑千戶六年出爲雲麾將軍晉安太守閩越俗好反亂前
後太守莫能止息侃至討擊斬其渠帥陳稱吳滿等於是郡內肅

清莫敢犯者頃之徵太子左衛率大同三年車駕幸樂遊苑侃預
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成長丈四尺圍一尺三寸高祖因賜侃
馬令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高祖善之又製武宴
詩三十韻以示侃侃卽席應詔高祖覽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
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絕六年遷司徒左長史八年遷都
官尚書時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省未嘗遊造有宦者張僧
胤候侃侃曰我牀非閩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九年出
爲使持節壯武將軍衡州刺史太清元年徵爲侍中會大舉北伐
仍以侃爲持節冠軍監作韓山堰事兩旬堰立侃勸元帥貞陽侯
乘水攻彭城不納旣而魏援大至侃頻勸乘其遠來可擊旦日又
勸出戰並不從侃乃率所領出頃堰上及衆軍敗侃結陣徐還二
年復爲都官尚書侯景反攻陷歷陽高祖問侃討景之策侃曰景

反迹久見或容豕突宜急據採石令邵陵王襲取壽春景進不得
前退失巢窟烏合之衆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敢便逼京師遂寢
其策令侃率千餘騎頓壑國門景至新林追侃入副宣城王都督
城內諸軍事時景既卒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無復次第侃乃區
分防擬皆以宗室開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
命斬數人方得止及賊逼城衆皆恟懼侃僞稱得射書云邵陵王
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親自距抗
以水沃火火滅引弓射殺數人賊乃退加侍中軍師將軍有詔送
金五千兩銀萬兩絹萬匹以賜戰士侃辭不受部曲千餘人竝私
加賞賚賊爲尖頂本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
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土山以臨城城中
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

欲臨射城內侃曰車向壅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不勞設備及
車動果倒衆皆服焉侃既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异張綰議欲出
擊之高祖以問侃侃曰不可賊多日攻城旣不能下故立長圍欲
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入若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自
相騰踐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衄此乃示弱非騁王威也不從遂使
千餘人出戰未及交斃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大半初侃
長子鸞爲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
豈復計此一子幸汝早能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鸞曰久以汝爲
死猶復在邪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而生進退因引弓
射之賊感其忠義亦不之害也景遣儀同傅士哲呼侃與語曰侯
王遠來問訊天子何爲閉距不時進納尚書國家大臣宜啓朝廷
侃曰侯將軍奔亡之後歸命國家重鎮城懸相任寄何所患苦

忽致稱兵今驅烏合之卒至王城之下虜馬飲淮矢集帝室豈有人臣而至於此吾荷國重恩當稟承廟算以掃大逆耳不能妄受浮說開門揖盜幸謝侯王早自爲所士哲又曰侯王事君盡節不爲朝廷所知正欲面啓至尊以除姦佞既居戎旅故帶甲來朝何謂作逆侃曰聖上臨四海將五十年聰明睿哲無幽不照有何姦佞而得在朝欲飾其非寧無詭說且侯王親舉白刃以向城闕事君盡節正若是邪士哲無以應乃曰在北之日久挹風猷每恨平生未獲披叙願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爲之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爲北人所欽慕如此後大雨城內土山崩賊棄之垂入苦戰不能禁侃乃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於裏築城賊不能進十二月邁疾卒于臺內時年五十四詔給東園祕器布絹各五百匹錢三百萬贈侍中護軍將軍鼓吹一部侃少而雄勇旅力絕人

所用弓至十餘石嘗於兖州堯廟踟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採蓮禪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儻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儻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救賚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竝妙盡奇曲一時無對初赴衡州於兩艦游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繡盛設帷屏陳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綠塘傍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使陽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令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能飲酒而好賓客交遊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

不可勝數侃聞之都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慙懼自逃匿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第三子鵬

鵬字子鵬隨侃臺內城陷竄於陽平侯景呼還待之甚厚及景敗

鵬密圖之乃隨其東走景於松江戰敗惟餘三舸下海欲向蒙山

會景倦晝寢鵬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

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人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

將依之鵬拔刀叱海師使向京口景欲透水鵬抽刀斫之景乃奔

入船中以小刀抉船鵬以稍入刺殺之世祖以鵬為持節通直散

騎常侍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明威將軍青州刺史封昌國縣公

邑二千戶賜錢五百萬米五千石布絹各一千匹又領東陽太守

征陸納加散騎常侍平峽中除西晉州刺史破郭元建於東關遷

使持節信武將軍東晉州刺史承聖三年西魏圍江陵鵬起援不

及從王僧愔征蕭敷於嶺表聞太尉僧辯敗於馬場瑱所破於

豫章遇害時年二十八

羊鴉仁字存穆太山鉅平人也少號果有膽任邵為主簿普通

中率兄弟自魏歸國封廣晉縣侯征伐青齊累有功績稍遷員

外散騎常侍歷陽太守中大通四年為持節都督譙州諸軍事信

威將軍譙州刺史大同七年除太子左衛率出為持節都督南北

司豫楚四州諸軍事輕車將軍北司州刺史侯景降詔鴉仁督士

州刺史桓和之仁州刺史湛海珍等精兵三萬趨懸瓠應接景仍

為都督豫司淮冀殷應西豫等七州諸軍事司豫二州刺史鎮懸

瓠會侯景敗於渦陽魏軍漸逼鴉仁恐糧運不繼遂還北司上表

陳謝高祖大怒責之鴉仁懼又頓軍於淮上及侯景反鴉仁率所

部入援太清三年景既背盟鴉仁乃與趙伯超及南康王會理共

攻賊於東府城反為賊所敗臺城陷鴉仁見景為景所留以為五
兵尚書鴉仁常思奮發謂所親曰吾以凡流受寵朝廷竟無報效
以答重恩社稷傾危身不能死偷生苟免以至于今若以此終沒
有餘憤因遂泣下見者傷馬三年出奔江陵其故部曲數百人迎
之將赴江陵至東莞為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諸子所害
史臣曰高祖革命受終光期寶運威德所漸莫不懷來其皆徇難
投身前後相屬元法僧之徒入國並降恩遇位重任隆擊鍾鼎食
美矣而羊侃鴉仁魚大清之難並竭忠奉國侃則臨危不撓鴉仁
守義殞命可謂志等松筠心均鐵石古之殉節斯其謂乎

梁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三十三終

西出國
氏周開

梁書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四

司馬聚

劉濩

劉顯

劉之遴 弟之亨

許懋

司馬聚字元素河內溫人也曾祖純之晉大司農高密敬王祖讓
之員外常侍父燮善三禮仕齊官至國子博士聚少傳家業強力
專精手不釋卷其禮文所涉書略皆遍觀沛國劉瓛為儒者宗嘉
其學深相賞好少與樂安任昉善昉亦雅重焉初為國子生起家
奉朝請稍遷王府行參軍天監初詔通儒治五禮有司舉聚治嘉

梁書

禮除尚書祠部郎中是時制定禮樂駁所議多見施行除步兵校尉兼中書通事舍人襲學尤精於事數國家吉凶禮當世名儒明山賓賀瑒等疑不能斷皆取決焉累遷正員郎鎮南諮議參軍兼舍人如故遷尚書右丞出爲仁威長史長沙內史遷除雲騎將軍兼御史中丞頃之卽真十六年出爲宣毅南康王長史行府國并石頭戍軍事駁雖居外官有敕預文德武德二殿長名問訊不限日十七年遷明威將軍晉安王長史未幾卒王命記室庾肩吾集其文爲十卷所撰嘉禮儀注一百一十二卷

到漑字茂灌彭城武原人曾祖彥之宋驃騎將軍祖仲度驃騎江夏王從事中郎父坦齊中書郎漑少孤貧與弟洽俱聰敏有才學早爲任昉所知由是聲名益廣起家王國左常侍轉後軍法曹行參軍歷殿中郎出爲建安內史遷中書郎兼吏部太子中庶子湘

東主諱爲會稽太守以漑爲輕車長史行府郡事高祖敕王曰到漑非直爲汝行事足爲汝師閒有進止每須詢訪遭母憂居喪盡禮朝廷嘉之服闋猶蔬食布衣者累載除通直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太府卿都官尚書郢州長史江夏太守加招遠將軍入爲左民尚書漑身長八尺美風儀善容止所莅以清白自修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無姬侍自外車服不事鮮華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頃之坐事左遷金紫光祿大夫俄授散騎常侍侍中國子祭酒漑素謹厚特被高祖賞接每與對棊從夕達旦漑第山池有奇石高祖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漑並輸焉未進高祖謂朱异曰卿詣到漑所輸可以送未漑歛板對曰臣旣事君安敢失禮高祖大笑其見親愛如此後因疾失明詔以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就第養疾漑家門雍睦兄弟特

相友愛初與弟洽常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為寺因斷腥羶終身
蔬食別營小室朝夕從僧徒禮誦高祖每月三置淨饌恩禮甚篤
蔣山有延賢寺者溉家世創立故生平公俸咸以供焉略無所取
性又不好交游惟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卧疾家園門
可羅雀三君每歲時常鳴騶枉道以相問置酒叙生平極歡而
而去臨終囑張劉勒子孫以薄葬之禮年時年七十二詔贈本官
有集二十卷行於世時以溉洽兄弟比之二陸故世祖贈詩曰魏
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子鏡字圓照安
西湘東王法曹行參軍太子舍人早卒魏子蓋早聰慧起家著作
佐郎歷太子舍人宣城王主簿太子洗馬尚書殿中郎嘗從高祖
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覽以示溉曰蓋定是才子
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溉連珠曰研磨墨以騰文筆飛

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必公必老年其已及可假之
於少蓋其見知賞如此除丹陽尹丞太清亂赴江陵卒

劉顯字嗣芳沛國相人也父融晉安內史顯幼而聰敏當世號曰
神童天監初舉秀才解褐中軍臨川王行參軍俄署法曹顯好學
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書二字零落歷示諸人莫能識者
顯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昉因大相賞異
顯母憂服闋尚書令沈約命駕造焉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
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也顯問其
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歎曰劉郎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
武王祭謁伯喈必無此對其為名流推賞如此及約為太子少傅
乃引為五官掾俄兼廷尉正五兵尚書傳昭掌著作撰國史引顯
為佐九年始革尚書五都選顯以本官兼吏部郎又除司空臨川

王外兵參軍遷尚書儀曹郎嘗爲上朝詩沈約見而美之時約郊
居宅新成因命工書人題之於壁出爲臨川王記室參軍建康平
復入爲尚書儀曹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秣陵令又除驃騎
鄱陽王記室兼中書舍人累遷步兵校尉中書侍郎舍人如故顯
與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遴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友時人
莫不慕之顯博聞強記過於裴顧時魏人獻古器有隱起字無能
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有滯礙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遷
尚書左丞除國子博士出爲宜遠岳陽王長史行府國事未拜遷
雲麾邵陵王長史尋陽太守大同九年王遷鎮郢州除平西諮議
參軍加戎昭將軍其年卒時年六十三友人劉之遴啓皇太子曰
之遴嘗聞夷叔柳惠不逢仲尼一言則西山餓夫東國黜士名豈
施於後世信哉生有七尺之形終爲一棺之士不朽之事寄之題

目懷珠抱玉有歿世而名不稱者可爲長太息孰過於斯竊痛友
人沛國劉顯韞積藝文研精覃奧聰明特達出類拔羣闔棺郢都
歸魂有日須鐫墓板之遴已略撰其事行今輒上呈伏願鴻慈降
茲睿藻榮其枯魄以慰幽魂冒昧塵聞戰慄無地乃蒙令爲誌銘
曰繁弱挺質空桑吐聲分器見重播樂傳名誰其均之美有髦士
禮著幼年業明壯齒厭飫典墳研精名理一見弗忘過目則記若
訪賈逵如問伯始穎脫斯出學優而仕議獄旣佐芸蘭乃握搏鳳
池水推羊太學內參禁中外相藩岳斜光已道殞彼西浮百川到
海還逐東流營營返魄汎汎虛舟白馬向郊丹旒背輦野埃興伏
山雲輕重呂掩書墳揚蹄玄冢爾其戒行途窮土壘弱葛方施叢
柯日拱埽柳萋香禽寒斂翫長空常暗陰泉獨湧附彼故塋流芬
相踵顯有三子芬荏臻臻早著名

劉之遴字思貞南陽涅陽人也父虬齊國子博士謚文範先生之
遴八歲能屬文十五舉茂才對策沈約任昉見而異之起家寧朔
主簿吏部尚書王瞻嘗候任昉值之遴在坐昉謂瞻曰此南陽劉
之遴學優未仕水鏡所宜甄擢瞻卽辟爲太學博士時張稷新除
尚書僕射託昉爲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
果有異才後仕必當過僕御史中丞樂藹卽之遴舅憲臺奏彈皆
之遴草焉遷平南行參軍尚書起部郎延陵令荆州治中太宗臨
荆州仍遷宣惠記室之遴篤學明審博覽羣籍時劉顯韋稜並強
記之遴每與討論咸不能過也還除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
舍人遷正員郎尚書右丞荆州大中正累遷中書侍郎鴻臚卿復
兼中書舍人出爲征西鄱陽王長史南郡太守高祖謂曰卿母年
德並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後轉爲西中郎湘東王長
史太守如故初之遴在荆府嘗寄居南郡廨忽夢前太守袁彖謂
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卽居此中之遴後果損臂遂臨此郡丁母
憂服闋徵祕書監領步兵校尉出爲郢州行事之遴意不願出固
辭高祖手敕曰朕聞妻子具孝衰於親爵祿具忠衰於君卿旣內
足理忘奉公之節遂爲有司所奏免久之爲太府卿都官尚書太
常卿之遴好古愛竒在荆州聚古器數十百種有一器似甌可容
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知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第一
種鏤銘夷榼二枚兩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種金
銀錯鏤古罇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三種外
國澡灌一口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其第四種古製澡盤一枚
銘云初平二年造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獻之東
宮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具異狀十

事其大略曰案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巳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又案古本叙傳號爲中篇今本稱爲叙傳又今本叙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秩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毅杖劔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之遼好屬文多學古體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常共討論書籍因爲交好是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高祖義疏惟左氏傳尚闕之遼乃著春秋大意

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高祖大悅詔答之曰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闡義繁丘明傳洙泗之風公羊稟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踵胡母仲舒云盛因修穀梁子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鑿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冬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搜括須待夏景試取推尋若溫故可求別酬所問也太清二年侯景亂之遼避難還鄉未至卒於夏口時年七十二前後文集五十卷行於世

之亨字嘉會之遼弟也少有令名舉秀才拜太學博士稍遷兼中書通事舍人步兵校尉司農卿又代兄之遼爲安西湘東王長史南郡太守在郡有異績數年卒於官時年五十荆土至今懷之不

忍斥其名號爲大南郡小南郡云

許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魏鎮北將軍允九世孫祖珪宋給事中
著作郎桂陽太守父勇惠齊太子家令允從僕射懋少孤性至孝
居父憂執喪過禮篤志好學爲州黨所稱十四入太學受毛詩且
領師說晚而覆講座下聽者常數十百人因撰風雅比興義十五
卷盛行於世允曉故事稱爲儀注之學起家後軍豫章王行參軍
轉法曹茂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中記室文惠太子聞而召之侍
講於崇明殿除太子步兵校尉永元中轉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
與司馬聚同志友善僕射江祐甚推重之號爲經史笥天監初吏
部尚書范雲舉懋參詳五禮除征西鄱陽王諮議兼著作郎待詔
文德省時有請封會稽禪岡山者高祖雅好禮因集儒學之士草
封禪儀將欲行焉懋以爲不可因建議曰臣案舜幸岱宗是爲巡

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太山考禎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
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依白虎通云封者言附廣也
禪者言成功相傳也若以禪授爲義則禹不應傳啓至桀十七世
也湯又不應傳外景至紂三十七世也又禮記云三皇禪奕奕謂
盛德也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也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
沒子繼也若謂禪奕奕爲盛德者古義以伏羲神農黃帝是爲三
皇伏羲封太山禪云云黃帝封太山禪亭亭皆不禪奕奕而云盛
德則無所寄矣若謂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者顓頊封泰山
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太山禪云云舜封太山禪云云
亦不禪亭亭若合黃帝以爲五帝者少昊卽黃帝子又非獨立之
義矣若謂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沒子繼者禹封太山禪云云
周成王封太山禪社首舊書如此異乎禮說皆道聽所得失其本

文假使三王皆封太山禪梁甫者是爲封太山則有傳世之義禪
梁甫則有揖讓之懷或欲禪位或欲傳子義旣矛盾理必不然又
七十二君夷吾所記此中世數裁可得二十餘主伏羲神農女媧
大庭栢皇中央栗陸驪連赫胥尊盧混沌吳英有巢朱襄葛天陰
康無懷黃帝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禹湯文武中間乃有共工霸有
九州非帝之數云何得有七十二君封禪之事且燧人以前至周
之世未有君臣人心淳朴不應金泥玉檢升中刻石燧人伏羲神
農三皇結繩而治書契未作未應有鐫文告成且無懷氏伏羲後
第十六主云何得在伏羲前封太山禪云云夷吾又曰惟受命之
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非受命君云何而得封太山禪社首神農
與炎帝是一主而云神農封太山禪云云炎帝封太山禪云云分
爲二人妄亦甚矣若是聖主不須封禪若是凡主不應封禪當是

齊桓欲行此事管仲知其不可故舉怪物以屈之也秦始皇登太
山中坂風雨暴至休松樹下封爲五大夫而事不遂漢武帝宗信
方士廣召儒生皮弁搢紳射牛行事獨與霍嬪俱上旣而子侯暴
卒厥足用傷至魏明使高堂隆撰其禮儀聞隆沒歎息曰天不欲
成吾事高生捨我亡也晉武太始中欲封禪乃至太康議猶不定
竟不果行孫皓遣兼司空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此
朝君子有何功德不思古道而欲封禪皆是主好名於上臣阿旨
於下也夫封禪者不出正經惟左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
者萬國亦不謂爲封禪鄭玄有參柴之風不能推尋正經專信緯
候之書斯爲謬矣蓋禮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川升中于天
因吉土享帝于郊燔柴岱宗卽因山之謂矣故曲禮云天子祭天
地是也又祈穀一報穀一禮乃不顯祈報地推文則有樂記云大

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百物不失者天生之地養之故知地亦有所報是則一年三郊天三祭地周官有員丘方澤者總爲三事郊祭天地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此卽月令迎氣之郊也舜典有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夏南秋西冬北五年一周若爲封禪何其數也此爲九郊亦皆正義至如大旅於南郊者非常祭也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月令云仲春玄鳥至祀於高禘亦非常祭故詩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并有雩禱亦非常祭禮云雩祭水旱也是爲合郊天地有三特郊天有九非常祀又有三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雩祭與明堂雖是祭天而不在郊是爲天祀有十六地祭有三惟大禘祀不在此數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異於常祭以故云大於時祭案繫辭云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

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佗三才之道也乾象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此則應六年一祭坤元亦爾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祖嘉納之因推演懋議稱制旨以答請者由是遂停十年轉太子家令宋齊舊儀郊天祀帝皆用袞冕至天監七年懋始請造大裘至是有事于明堂儀注猶云服袞冕懋駁云禮云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亦如之良由天神尊遠須貴誠質今泛祭五帝理不容文改服大裘自此始也又降敕問凡求陰陽應各從其類今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意以爲疑懋答曰雩祭燔柴經無其文良由先儒不思故也按周宣雲漢之詩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毛注云上祭天下祭地奠其幣瘞其物以此而言爲旱而祭天地並有瘞埋之文不見有燔柴之說若以祭五帝必應

燔柴者今明堂之禮又無其事且禮又云埋少牢以祭時時之功是五帝此又是用柴之證矣昔雩壇在南方正陽位有乖求神而已移於東實柴之禮猶未革請停用柴其牲牢等物悉從坎瘞以符周宣雲漢之說詔並從之凡諸禮儀多刊正以足疾出為始平太守政有能名加散騎常侍轉天門太守中大通三年皇太子召諸儒參錄長春義記四年拜中庶子是歲卒時年六十九撰述行記四卷有集十五卷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司馬駿儒術博通到溉文義優敏顯懋之遊強學浹洽竝職經便繁應對左右斯益嚴朱之任焉而溉之遊遂至顯貴重拾青紫然非遇時焉能致此仕也

梁書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四 終



梁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五

王規 劉毅 宗慄

褚翔

蕭介 從父兄洽

褚球

劉孺 弟覽 遵

劉潛 弟孝勝 孝威 孝先

殷芸

蕭幾

王規字威明琅邪臨沂人祖儉齊大尉南昌文憲公父騫金紫光

及台閣 卷



祿大夫南昌安侯規八歲以下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爲之流涕稱曰孝童叔父曠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五經大義竝略能通既長好學有口辯州舉秀才郡迎主簿起家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安右南康王主簿太子洗馬天監十二年改構太極殿功畢規獻新殿賦其辭甚工拜祕書丞歷太子中舍人司徒左西屬從事中郎晉安王諱出爲南州高選僚屬引爲雲麾諮議參軍久之出爲新安太守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縣侯除中書黃門侍郎敕與陳郡殷鈞琅邪王錫范陽張緬同侍東宮俱爲昭明太子所禮湘東王時爲京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爲酒令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有茲舉特進蕭琛金紫傳昭在坐並謂爲知言普通初陳慶之北伐尅復洛陽百僚稱賀規退曰道家有云非爲功難成功難也羯寇遊魂爲口已

久桓溫得而復失宋武竟無成功我孤軍無援深入寇境威勢不接餽運難繼將是役也爲禍階矣俄而王師覆沒其識達事機多如此類六年高祖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韻規援筆立奏其文又美高祖嘉焉卽日詔爲侍中大通三年遷五兵尚書俄領步兵校尉中大通二年出爲貞威將軍驃騎晉安王長史其年王立爲皇太子仍爲吳郡太守主書芮珍宗家在吳前守宰皆傾意附之是時珍宗假還規遇之甚薄珍宗還都密奏規云不理郡事俄徵爲左民尚書郡吏民千餘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上不許尋以本官領右軍將軍未拜復爲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規辭疾不拜於鐘山宗熙寺築室居焉大同二年卒時年四十五詔贈散騎常侍光祿大夫賻錢二十萬布百匹謚曰章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諱令曰威明昨宵奄復殂

化甚可痛傷其風韻適正神峰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文辯縱
橫才學優贍跌宕之情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一爾過
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
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規集漢眾家異同注續漢書二
百卷文集二十卷子褒字子漢七歲屬文外祖司空袁昂愛之
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弱冠舉文學太子洗馬兼東宮管
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侯除武昌清中侯景陷京城江州刺
記遷司徒屬祕書丞出爲安成內史軍南平內史俄遷吏部尚
史當陽公大心舉州附賊賊轉寇南軍南平內史俄遷吏部尚
世祖命徵褒赴江陵旣至以爲忠武掌選事又加侍中其年遷
書侍中承聖二年遷尚書右僕射仍左僕射參掌如故三年江陵陷入于
周褒著幼訓以誠諸子其一

章云陶士行曰昔大禹不舛尺璧而重寸陰文士何不誦書武士
何不馬射若乃玄冬脩夜朱明永日肅其居處崇其牆仞門無糅
雜坐闕號呶以之求學則仲尼之門人也以之爲文則賈生之升
堂也古者盤干有銘几杖有誠進退循焉俯仰觀焉文王之詩曰
靡不有初鮮言有終立身行道終始如一造次必於是君子之言
歟儒家則尊用等差吉凶降殺君南面而臣北面天地之義也鼎
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道家則墮支體黜聰明棄義絕仁離
形去智釋氏之義見苦斷習證滅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聖斯雖
爲教等差而義歸汲引吾始乎幼學及于知命旣崇周孔之教兼
循老釋之談江左以來斯業不墜汝能修之吾之志也初有沛國
劉毅南陽宗慄與褒俱爲中興佐命同參帷幄
劉毅字仲寶晉丹陽尹真長七世孫也少方正有器局自國子禮

生射策高第爲寧海令稍遷湘東王記室參軍又轉中記室太清中侯景亂世祖承制上流書檄多委穀焉穀亦竭力盡忠甚蒙賞遇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承聖三年遷吏部尚書國子祭酒餘如故

宗慄字元慄八世祖承晉宜都郡守屬永嘉東徙子孫因居江陵焉慄少聰敏好學晝夜不倦鄉里號爲童子學士普通中爲湘東王府兼記室轉刑獄仍掌書記歷臨汝建成廣晉等令後又爲世祖荊州別駕及世祖卽位以爲尚書郎封信安縣侯邑一千戶累遷吏部郎中五兵尚書吏部尚書承聖三年江陵沒與穀俱入于周

王承字安期僕射暕子七歲通周易選補國子生年十五射策高第除祕書郎歷太子舍人南康王文學邵陵王友太子中舍人以

父憂去職服闋復爲中舍人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爲業惟承獨好之發言吐論造次儒者在學訓諸生述禮易義中大通五年遷長兼侍中俄轉國子祭酒承祖儉及父暕嘗爲此職三世爲國師前代未之有也當世以爲榮久之出爲戎昭將軍東陽太守爲政寬惠吏民悅之視事未暮卒於郡時年四十一謚曰章子承性簡貴有風格時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常填門時有魏郡申英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常指异門曰此中輻輳皆以利往能不至者惟有大小王東陽小東陽卽承弟穉也當時惟承兄弟及褚翔不至异門時以此稱之

褚翔字世舉河南陽翟人曾祖淵齊太宰文簡公佐命齊室祖纂太常穆子父向字景政年數歲父母相繼亡沒向哀毀若成人者

親表咸異之既長淹雅有器量高祖踐阼選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遷太子舍人尚書殿中郎出爲安成內史還除太子洗馬中舍人累遷太尉從事中郎黃門侍郎鎮右豫章王長史頃之入爲長兼侍中向風儀端麗眉目如點每公庭就列爲衆所瞻望焉大通四年出爲寧遠將軍北中郎廬陵王長史三年卒官外兄謝舉爲製墓銘其略曰弘治推華子嵩慙量酒歸月下風清琴上論者以爲擬得其人翔初爲國子生舉高第丁父憂服闋除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宣城土主簿中大通五年高祖宴羣臣樂遊苑別詔翔與王訓爲二十韻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高祖異焉卽日轉宣城王文學俄遷爲友時宣城友文學加宅王二等故以翔超爲之時論美焉出爲戎興太守翔在政潔已省繁苛去浮費百姓安之郡之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百姓咸以爲善

政所感及秩滿吏民詣闕請之敕許焉尋徵爲吏部郎去郡百姓無老少追送出境涕泣拜辭翔居小選公清不爲請囑易意號爲平允俄遷侍中頃之轉散騎常侍領羽林監侍東宮出爲晉陵太守在郡未朞以公事免俄復爲散騎常侍侍東宮太清二年遷守吏部尚書其年冬侯景圍宮城翔於圍內丁母憂以毀卒時年四十四詔贈本官翔少有孝性爲侍中時母疾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曉疾遂愈或以翔精誠所致焉蕭介字茂鏡蘭陵人也祖思詒宋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僕射父惠舊齊左民尚書介少穎悟有器識博涉經史兼善屬文齊永元末釋褐著作佐郎天監六年除太子舍人八年遷尚書金部郎十二年轉主客郎出爲吳令甚著聲績湘東王聞介名思共遊處表請之普通三年乃以介爲湘東王諮議參軍大通二年除給事黃門

侍郎大同二年武陵王爲揚州刺史以介爲府長史在職清白爲
朝廷所稱高祖謂何敬容曰蕭介甚貧可處以一郡敬容未對高
祖曰始興郡項無良守嶺上民頗不安可以介爲之由是出爲始
興太守介至任宣布威德境內肅清七年徵爲少府卿尋加散騎
常侍會侍中闕選司舉王筠等四人並不稱旨高祖曰我門中久
無此職宜用蕭介爲之介博物強識應對左右多所匡正高祖甚
重之遷都官尚書每軍國大事必先詢訪於介焉高祖謂朱异曰
端右之材也中大同二年辭疾致事高祖優詔不許終不肯起乃
遣謁者僕射魏祥就拜光祿大夫太清中侯景於渦陽敗走入壽
陽高祖敕防主韋默納之介聞而上表諫曰臣抱患私門竊聞侯
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敕容納臣聞凶人之
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爲賊

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
性養獸之喻必見饒噬之禍侯景獸心之種鳴鏑之類以凶狡之
才荷高歡翼長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卽
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
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以屬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效
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之好
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晨歲暮之效臣竊惟侯景必
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肯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
淮之純臣事跡顯然無可致惑一隅尚其如此觸類何可具陳臣
朽老疾侵不應輒干朝政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衛魚臨亡亦
有屍諫之節臣忝爲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伏願天慈少思危
苦之語高祖省表歎息卒不能用介性高簡少交遊惟與族兄琛

從兄珍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遊初
高祖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
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高祖兩美之曰
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卽席之美也年七十三卒於家第三子允初
以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爲太子中庶子後至光祿大夫

洽字宏稱介從父兄也父惠基齊吏部尚書有重名前世洽幼敏
寤年七歲誦楚辭略上口及長好學博涉亦善屬文齊永明中爲
國子生舉明經起家著作佐郎遷西中郎外兵參軍天監初爲前
軍鄱陽王主簿尚書關中郎遷太子中舍人出爲南徐州治中旣
近畿重鎮史數千人前後居之者皆致巨富洽爲之清身率職饋
遺一無所受妻子不免譏寒還除司空從事中郎爲建安內史坐
事免久之起爲護軍長史北中郎諮議參軍遷太府卿司徒臨川

王司馬普通初拜員外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以公事免頃之爲
通直散騎常侍洽少有才思高祖令製同泰大愛敬二寺刹下銘
其文甚美二年遷散騎常侍出爲招遠將軍臨海太守爲政清平
不尚威猛民俗便之還拜司徒左長史又敕撰當塗堰碑辭亦贍
麗六年卒官時年五十五有詔出舉哀賻錢二萬布五十匹集二
十卷行於世

褚球字仲寶河南陽翟人高祖叔度宋征虜將軍雍州刺史祖暕
太宰外兵參軍父績太子舍人並尚宋公主球少孤貧篤志好學
有才思宋建平王景素元徽中誅滅惟有一女得存其故吏何昌
寓王思遠聞球清立以此女妻之因爲之延譽仕齊起家征虜行
參軍俄署法曹遷右軍曲江公主簿出爲溧陽令在縣清白資公
俸而已除平西主簿天監初遷太子洗馬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

舍人出爲建康令母憂去職以本官起之固辭不拜服闋除北中郎諮議參軍俄遷中書郎復兼中書通事舍人除雲騎將軍累兼廷尉光祿卿舍人如故遷御史中丞球性公強無所屈撓在憲司甚稱職普通四年出爲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入爲通直散騎常侍領羽林監七年遷太府卿頃之遷都官尚書中大同中出爲仁威臨川王長史江夏太守以疾不赴職改授光祿大夫未拜復爲太府卿領步兵校尉俄遷通直散騎常侍祕書監領著作遷司徒左長史常侍著作如故自魏孫禮晉荀組以後台佐加貂始有球也尋出爲貞威將軍輕車河東王長史南蘭陵太守入爲散騎常侍領步兵尋表致仕詔不許俄復拜光祿大夫加給事中卒官時年七十

劉孺字孝稚彭城安上里人也祖劭宋司空忠昭公父悛齊太當

敬子孺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年十四居父喪毀瘠骨立宗黨咸異之服闋叔父瑱爲義興郡携以之官常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兒吾家之明珠也旣長美風彩性通和雖家人不見其喜愠本州召迎主簿起家軍法曹行參軍時鎮軍沈約聞其名引爲主簿常與遊宴賦詩大爲約所嗟賞累遷太子舍人中軍臨川王主簿太子洗馬尚書殿中郎出爲太末令在縣有清績遷除晉安王友轉太子中舍人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於御坐爲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高祖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孺與張率竝醉未及成高祖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雒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轉中書郎兼中書通事舍人頃之遷太子家令餘如故出爲宣惠晉安王長史領丹陽尹丞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出爲輕車湘東王長史領會稽郡

丞公事免項之起爲王府記室散騎侍郎兼光祿卿累遷少府卿
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號爲稱職大通二年遷散騎常侍三年遷
左民尚書領步兵校尉中大通四年出爲仁威臨川王長史江夏
太守加貞威將軍五年爲寧遠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改爲都官
尚書領右軍將軍大同五年守吏部尚書其年出爲明威將軍晉
陵太守在郡和理爲吏民所稱七年入爲侍中領右軍其年復爲
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居喪未朞以毀卒時年五十九謚曰孝子
孺少與從兄苞孝綽齊名苞早卒孝綽數坐免黜位竝不高惟孺
貴顯有文集二十卷子芻著作郎早卒孺二弟覽遵

覽字孝智十六通老易歷官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于墓再朞口
不嘗鹽酪冬止著單布家人患其不勝喪中夜竊寘炭於牀下覽
因暖氣得睡旣覺知之號慟歐血高祖聞其有至性數省視之服

闕除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竝記名姓當官清
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
覽幼恠竝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犬齧行路覽噬家人出爲始
興內史治郡尤勵清節還復爲左丞卒官

覽字孝陵少清雅有學行工屬文起家著作郎太子舍人累遷晉
安王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甚見賓禮轉南徐州治中王後爲雍州
復引爲安北諮議參軍帶郢縣令中大通二年王立爲皇太子仍
除中庶子遵自隨藩及在東宮以舊恩偏蒙寵遇同時莫及大同
元年卒官皇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曰賢從中
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
清美譽嘉聲流於士友言行相符始終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
辭章博瞻玄黃成采旣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造請公

卿締交榮利是以新沓莫之舉杜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官野王之職栖遲門下已踰五載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靜不以少多爲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必不是過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秦朱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鷗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權揚文史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比在春坊載獲中昭博望無通賓之務司成多節文之科所賴故人時相嬾偶而此子溢然曾可嗟痛惟與善人此爲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痛悼之誠亦當何已往矣奈何投筆惻愴吾昨欲爲誌銘并爲撰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揄揚吹款使得騁其才用今者爲銘爲集官益既往故爲痛惜之情不能

巴巴耳

劉潛字子儀祕書監孝綽弟也幼孤與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常曰三筆六詩三卽孝儀六孝威也天監五年舉秀才起家鎮石始興王法曹行參軍隨府益州兼記室王入爲中撫軍轉主簿遷尚書殿中郎敕令製雍州平等金像碑文甚宏麗晉安王諱出鎮襄陽引爲安北功曹史以母憂去職王立爲皇太子孝儀服闋仍補洗馬遷中舍人出爲戎昭將軍陽羨令甚有稱績擢爲建康令大同三年遷中書郎以公事左遷安西諮議參軍兼散騎常侍使魏還復除中書郎頃之權兼司徒右長史又兼寧遠長史行彭城琅邪二郡事累遷尚書左丞兼御史中丞在職彈糾無所顧望當時稱之十年出爲伏波將軍臨海太守是時政網踈闊百姓多不遵禁孝儀下車宣示條制勵精綏撫境內翕然風俗大革中

大同元年入守都官尚書太清元年出爲明威將軍豫章內史二年侯景寇京邑孝儀遣子勵帥郡兵三千人隨前衡州刺史韋粲入援三年宮城不守孝儀爲前歷陽太守莊鐵所逼失郡大寶元年病卒時年六十七孝儀爲人寬厚內行尤篤第二兄孝能早卒孝儀事寡嫂甚謹家內巨細必先諮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禮世以此稱之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第五弟孝勝歷官邵陵王法曹湘東王安西主簿記室尚書左丞出爲信義太守公事免久之復爲尚書右丞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爲安西武陵王紀長史蜀郡太守太清中侯景陷京師紀僭號於蜀以孝勝爲尚書僕射承聖中隨紀出峽口兵敗被執下獄世祖尋宥之起爲司徒右長史第六弟孝威初爲安北晉安王法曹轉主簿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太子洗馬累遷中舍人庶子率更令並掌管記大同九年白雀集東

宮孝威上頌其辭甚美太清中遷中庶子兼通事舍人及侯景寇亂孝威於圍城得出隨司州刺史柳仲禮西上至安陸遇疾卒第七弟孝先武陵王法曹主簿王遷益州隨府轉安西記室承聖中與兄孝勝俱隨紀軍出峽口兵敗至江陵世祖以爲黃門侍郎遷侍中兄弟並善五言詩見重於世文集值亂今不具存

殷芸字灌蔬陳郡長平人性倜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遊門無雜客勵精勤學博洽羣書幼而廬江何憲見之深相歎賞永明中爲宜都王行參軍天監初爲西中郎主簿後軍臨川王記室七年遷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十年除通直散騎侍郎兼尚書左丞又兼中書舍人遷國子博士昭明太子侍讀西中郎豫章王長史領丹陽尹丞累遷通直散騎常侍祕書監司徒左長史普通六年直東宮學士省大通三年卒時年五十九

蕭幾字德玄齊曲江公遙歆子也年十歲能屬文早孤有弟九人並皆稚小幾恩愛篤睦聞於朝野性溫和與物無競清貧自立好學善草隸書湘州刺史楊公則曲江之故吏也每見幾謂人曰康公此子可謂相靈寶出及公則卒幾爲之誄時年十五沈約見而奇之謂其舅蔡搏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減希逸之作始驗康公積善之慶釋褐著作佐郎廬陵王文學尚書殿中郎太子舍人掌管記遷庶子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末年專尚釋教爲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適性遊履遂爲之記卒于官子爲字元專亦有文才仕至太子舍人永康令

史臣曰王規之徒俱著名譽旣逢休運才用各展美矣蕭洽當塗之制見偉辭人劉孝儀兄弟竝以文章顯君子知梁代之有人焉

梁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五終

蕭洽

梁書卷四十二

蕭洽

列傳第三十六

臧盾

弟厥

傳歧

臧盾字宣卿東莞莒人高祖燾宋左光祿大夫祖渾之左民尚書父未甄博涉文史有才幹少爲外兄汝南周顒所知宋末起家爲領軍主簿所奉卽齊武帝入齊歷太尉祭酒尚書主客郎建安廬陵二王府記室前軍功曹史通直郎南徐州中正丹陽尹丞高祖于京邑霸府建引爲驃騎刑獄參軍天監初除後軍諮議中郎南徐州別駕入拜黃門郎遷右軍安成王長史少府卿出爲新安太守有能名還爲太子中庶子司農卿太尉長史丁所生母憂三年廬于墓側服闋除廷尉卿出爲安成王長史江夏太守卒官盾幼

從微士琅邪諸葛璩受五經通章句璩學徒常有數十百人盾處其閒無所狎比璩異之歎曰此生重器王佐才也初爲撫軍行參軍遷尚書中兵郎盾美風儀善舉止每趨奏高祖甚悅焉入兼中書通事舍人除安右錄事參軍舍人如故盾有孝性嘗入一作隨父宿直於廷尉母劉氏在宅夜暴亡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曉宅信果報凶問其感通如此服制未終父又卒盾居喪五年不出廬戶形骸枯頽家人不復識鄉人王端以狀聞高祖嘉之敕累遣押警服闋除丹陽尹丞轉中書郎復兼中書舍人遷尚書左丞爲東中郎武陵王長史行府州國事領會稽郡丞還除少府卿領步兵校尉遷御史中丞盾性公彊居憲臺甚稱職中大通五年二月高祖幸同泰寺開講設四部大會衆數萬人南越所獻馴象忽於衆中狂逸乘舉羽衛及會皆駭散惟盾與散騎郎裴之禮凝然自若高祖甚

嘉焉俄有詔加散騎常侍未拜又詔曰總一六軍非才勿授御史中丞新除散騎常侍盾志懷忠密識用詳慎當官平允處務勤恪必能緝斯戎政可兼領軍常侍如故大同二年遷中領軍領軍管天下兵要監局事多盾爲人飲瞻有風力長於撥繁職事甚理天監中吳平侯蕭景居此職著聲稱至是盾復繼之五年出爲仁威將軍吳郡太守視事未朞以疾陳解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七年疾愈復爲領軍將軍九年卒時年六十六卽日有詔舉哀贈侍中領軍如故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布各有差諡曰忠子長博字孟弘桂陽內史次子仲博曲阿令盾弟厥厥字獻卿亦以幹局稱初爲西中郎行參軍尚書主客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正員郎鴻臚卿舍人如故遷尚書右丞未拜出爲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聚逋逃前二千石雖募討捕而寇盜不止厥下車

宣風化凡諸凶黨皆繼負而出居民復業商旅流通然爲政嚴酷少恩吏民小事必加杖罰百姓謂之滅獸還除驃騎廬陵王諮議參軍復兼舍人遷貞外散騎常侍兼司農卿舍人如故大同八年卒官時年四十八厥前後居職所掌之局大事及蘭臺延尉所不能決者敕並付厥厥辨斷精詳咸得其理厥卒後有搆登聞鼓訴者求付清直舍人高祖曰滅厥旣亡此事便無可付其見知如此子操尚書三公郎

傅歧字景平北地靈州人也高祖弘仁末太常祖琰齊世爲山陰令有治能自縣擢爲益州刺史父翽天監中歷山陰建康令亦有能名官至驃騎諮議歧初爲國子明經生起家南康王宏常侍遷行參軍兼尚書金部郎母憂去職居喪盡禮服闋後疾廢久之是時改創北郊壇初起歧監知繕築事畢除如新令縣民有因鬪相

毆而歿者死家訴郡郡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歧卽命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卽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歧乃放其還家使過節一日復獄曹掾固爭曰古者乃有此於今不可行歧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主者勿憂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遽以狀聞歧後去縣民無老小皆出境拜送啼號之聲聞於數十里至都除廷尉正入兼中書通事舍人遷寧遠岳陽王記室參軍舍人如故出爲建康令以公事免俄復爲舍人累遷安西中記室鎮南諮議參軍兼舍人如故歧美容止博涉能占對大同中與魏和親其使歲中再至常遣歧接對焉太清元年累遷太僕司農卿舍人如故在禁省十餘年機事密勿亞於朱异此年冬豫州刺史貞陽侯蕭淵明率衆伐彭城兵敗陷魏二年淵明遣使還述魏人欲更通和好敕有司及近臣定議左衛朱异曰高澄此意當

復欲繼好不爽前和邊境且得靜寇息民於事爲便議者並然之
岐獨曰高澄旣新得志其勢非弱何事須和此必是設間故令貞
陽遣使令侯景自疑當以貞陽易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今若許
澄通好正是墮其計中且彭城去歲喪師渦陽新復敗退令便就
和益示國家之弱若如愚意此和宜不可許朱异等固執高祖遂
從異議及遣和使侯景果有此疑累啟請追使敕但依違報之至
八月遂舉兵反十月入寇京師請誅朱异三年遷中領軍舍人如
故二月景於闕前通表乞割江右四州安其部下當解圍還鎮敕
許之乃於城西立盟求遣宣城王出送岐固執宣城嫡嗣之重不
宜許遣石城公大款送之及與景盟訖城中文武喜躍望得解圍
岐獨言於衆曰賊舉兵爲逆未遂求和夷情獸心必不可信此和
終爲賊所詐也衆並怨怪之及景背盟莫不歎服尋有詔以岐勒

勞封南豐縣侯邑五百戶 固辭不受宮城失守岐帶疾出圍卒於
宅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夫舉事者定於謀故萬舉無遺策信哉是言
也傳岐識齊氏之僞和可謂善於謀事是時若納岐之議太清禍
亂固其不作申子曰一言何天下靡此之謂乎

梁書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七

韋粲

江子一

弟子四子五

張嶮

沈浚

柳敬禮

韋粲字長舊車騎將軍叡之孫北徐州刺史放之子也有父風好學壯氣身長八尺容貌湛偉初為雲麾晉安王行參軍俄署法曹遷外兵參軍兼中兵時潁川庾仲容吳郡張率前輩知名與粲同府並忘年交好及王遷鎮雍州隨轉記室兼中兵如故王立為皇太子粲遷步兵校尉入為東宮領直丁父憂去職尋起為招遠將



軍復爲領直服闋襲爵永昌縣侯除安西湘東王諮議累遷太子僕左衛率領直並如故粲以舊恩任寄綢密雖居職屢徙常宿衛頗擅威名誕倨不爲時輩所平右衛朱昇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中大同十一年遷通直散騎常侍未拜出爲持節督衡州諸軍事安遠將軍衡州刺史皇太子出餞新亭執粲手曰與卿不爲久別太清元年粲至州無幾便表解職二年徵爲散騎常侍粲還至廬陵聞疾景作逆便簡閱部下得精卒五千馬百匹倍道赴援至豫章奉報云賊已出橫江粲卽就內史劉孝儀共謀之孝儀曰必期如此當有別敕豈可輕信單使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敕豈得自安章粲今日何情飲酒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要粲粲乃馳

往見大心曰上游蕃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實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直且張聲勢移鎮溢城遣備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人隨粲粲悉留家累於江州以輕舸就路至南洲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卽送糧仗贍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先是安北將軍鄱陽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與其長子嗣帥江西之衆赴京師屯於張公洲待上流諸軍至是時之高遣船渡仲禮與合軍進屯王遊苑粲建議推仲禮爲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恥居其下乃云柳節下是州將何須我復鞭板累日不決粲乃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政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

不得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齒年德已隆豈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粲請爲諸君解釋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前諸將之議豫州意所未同卽二宮危猶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曰吾荷國恩榮自應帥先士卒顧恨衰老不能効命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謂眾議已從無俟老夫耳若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次新亭賊列陣於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歸是夜仲禮入粲營部分眾軍旦日將戰諸將各有據守今粲頓青塘青塘當石頭中路粲慮柵壘未立賊必爭之頗以爲憚謂仲禮曰下官才非禦侮直欲以身徇國節下善量其宜不可致有虧喪仲禮曰青塘立柵迫近淮渚欲以糧儲船乘盡就泊之此是大事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軍相助乃

使直閣將軍劉叔胤帥所部水陸俱進時值昏霧軍人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壘柵至曉未合景登禪靈寺門閣望粲營未立便率銳卒來攻軍副王長茂勸據柵待之粲不從令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胤以水軍截其後叔胤畏懦不敢進逸遂敗賊乘勝入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猶叱子弟力戰兵死略盡遂見害時年五十四粲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賊傳粲首闕下以示城內太宗聞之流涕曰社稷所寄惟在韋公如何不幸先死行陣詔贈護軍將軍世祖平侯景追謚曰忠貞并追贈助警構及尼皆中書郎昂員外散騎常侍粲長子臧字君理歷官尚書三公郎太子洗馬東宮領直侯景至帥兵屯西華門城陷奔江州收舊部曲據豫章爲其部下所害

江子一字元貞濟陽考城人也晉散騎常侍統之七世孫父法成

天監中奉朝請子一少好學有志操以家貧闕養因蔬食終身起
家王國侍郎朝請啟求觀書祕閣高祖許之有敕直華林省其姑
夫右衛將軍朱異權要當朝休下之日賓客輻湊子一未嘗造門
其高潔如此稍遷尚書儀曹郎出爲遂昌曲阿令皆著美績除通
直散騎侍郎出爲戎昭將軍南津校尉弟子四歷尚書金部郎大
同初遷右丞兄弟性並剛烈子四自右丞上封事極言得失高祖
甚善之詔尚書詳擇施行焉左民郎沈炯少府丞顧爽嘗奏事不
允高祖厲色呵責之子四乃趨前代炯等對言甚激切高祖怒呼
縛之子四據地不受高祖怒亦殆乃釋之猶坐免職及侯景反攻
陷歷陽自橫江將渡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邀之其副董
桃生家在江北因與其黨散走子一乃退還南洲復收餘衆步道
赴京師賊亦尋至子一啟太宗云賊圍未合猶可出盪若營柵一

固無所用武請與其弟子四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挑賊
許之子一乃身先士卒抽戈獨進羣賊夾攻之從者莫敢繼子四
子五見事急相引起赴賊並見害詔曰故戎昭將軍通直散騎侍郎
南津校尉江子一前尚書右丞江子四東宮直殿主帥子五禍故
有聞哀以矜惻歾事加等抑惟荏章可贈子一給事黃門侍郎子
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景平世祖又追贈子一侍中謚義
子子四黃門侍郎謚毅子子五中書侍郎謚烈子子一續黃圖及
班固九品并辭賦文筆數十篇行於世

張嶷字四山鎮北將軍稷之子也少方雅有志操能清言父臨青
州爲士民所害嶷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刃州舉秀才
起家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洗馬司徒左西掾中書郎出爲永陽
內史還除中軍宣城王司馬散騎常侍又出爲鎮南湘東王長史

梁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八

太宗十二

世祖三子

太宗王皇后生哀

左夫人生南海王

人坐新興王大莊

褚修華生建平王

大摯自餘諸子本

潯陽王大心字仁

陽公邑一千五百

五州諸軍事輕車

太子夫器南郡王大連陳淑容生潯陽王大心

大臨安陸王夫春謝夫人生瀏陽公大雅張夫

包昭華生西陽王大鈞范夫人生武寧王大威

大球陳夫人生義安王大昕朱夫人生綏建王

書不載

怨幼而聰朗善屬文中大通四年以皇孫封當

戶大同元年出為使持節都督郢南北司定新

將軍郢州刺史時年十三太宗以其幼恐未達



民情戒之曰事無大小悉委行事纖毫不須措懷大心雖不親州務發言每合於理衆皆驚服七年徵爲侍中兼石頭戍軍事太清元年出爲雲麾將軍江州刺史二年侯景寇京邑大心招集士卒遠近歸之衆至數萬與上流諸軍赴援宮闕三年城陷上甲侯蕭韶南奔宣密詔加散騎常侍進號平南將軍大寶元年封潯陽王邑二千戶初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侯景既而又奉其母來奔大心以鐵舊將厚爲其禮軍旅之事悉以委之仍以爲豫章內史侯景數遣軍西上寇抄大心輒令鐵擊破之不能進時鄱陽王範率衆棄合肥屯于柵口待援兵總集欲俱追大心聞之遣要範西上以爲城處之廩饋甚厚與効力共除禍難會莊鐵據豫章反大心令中兵參軍韋約等將軍擊之鐵敗績乞降鄱陽世子嗣先與鐵遊處因稱其人才略從橫且舊將也欲舉大事當資其力若

降江州必不全其首領嗣請援之範從之乃遣將侯瑱率精甲五千往救鐵夜襲破韋約等營大心聞之大懼於是二藩疊起人心離貳景將任約略地至于湓城大心遣司馬韋質拒戰敗績時帳下猶有勇士千餘人咸說曰旣無糧儲難以守固若輕騎往建州以圖後舉策之上者也大心未決其母陳淑容曰卽日聖御年尊儲宮萬福汝久奉違顏色不念拜謁闕庭且吾已老而欲遠涉險路糧儲不給豈謂孝子吾終不行因撫胸慟哭大心乃止遂與約和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九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大同二年封寧國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少而敏慧年十一遭左夫人憂哭泣毀瘠以孝聞後入國學明經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十一年爲長兼侍中出爲輕車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侯景亂爲使持節宣惠將軍屯新亭

俄又徵還屯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時議者皆勸收外財物擬供賞賜大臨獨曰物乃賞士而牛可犒軍命取牛得千餘頭城內賴以饗士大寶元年封南海郡王邑二千戶出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揚州刺史又除安東將軍吳郡太守時張彪起義於會稽吳人陸令公潁川庾孟卿等勸大臨走投彪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資我力如其捷敗以我說焉不可往也二年秋遇害于郡時年二十五

南郡王大連字仁

靖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雅有巧思妙達音樂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臨城縣公邑一千五百戶七年與南海王俱入國學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十年高祖幸朱方大連與兄大臨並從高祖問曰汝等習騎不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敕各給馬試之大連兄弟據鞍住還各得馳驟之節高祖大悅卽賜

所乘馬及爲啟謝詞又甚美高祖他日謂太宗曰昨見大連大連風韻可愛足以慰吾老年遷給事黃門侍郎轉侍中尋兼石頭戍軍事太清元年出爲使持節輕車將軍東揚州刺史侯景入寇京師大連率衆四萬來赴及臺城沒援軍散復還揚州三年會稽山賊田頌羣聚黨數萬來攻大連命中兵參軍張彪擊斬之大寶元年封爲南郡王邑二千戶景仍遣其將趙伯超劉神茂來討大連設備以待之會將留異以城應賊大連棄城走至信安爲賊所獲侯景以爲輕車將軍行揚州事遷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大連旣迫寇手恒思逃竄乃與賊約曰軍民之事吾不預焉候我存亡但聽鍾響欲簡與相見因得亡逸賊亦信之事未果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五

安陸王大春字仁經少博涉書記天性孝謹體貌瓌偉腰帶十圍

大同六年封西... 公邑一千五百戶拜中書侍郎後爲寧遠將軍知石頭戍軍事侯景內寇大春奔京口隨邵陵王入援戰于鍾山爲賊所獲京城既陷大寶元年封安陸郡王邑二千戶出爲使持節雲麾將軍東揚州刺史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二
瀏陽公大雅字仁風大同九年封瀏陽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少聰警美姿儀特爲高祖所愛太清三年京城陷賊已乘城大雅猶命左右格戰賊至漸衆乃自縊而下因發憤感疾薨時年十七
新興王大莊字仁禮大同九年封高唐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大寶元年封新興郡王邑二千戶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宣毅將軍南徐州刺史二年秋遇害時年十八
西陽王大鈞字仁輔性厚重不妄戲美年七歲高祖嘗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命諷誦音韻清雅高祖因賜王羲之書一卷大寶元

年封西陽郡王邑二千戶出爲宣惠將軍丹陽尹二年監揚州將軍如故至秋遇害時年十三

武寧王大威字仁容美風儀眉目如畫大寶元年封武寧郡王邑二千戶二年出爲信威將軍丹陽尹其年秋遇害時年十三

建平王大球字仁珽大寶元年封建平郡王邑二千戶性明惠夙成初侯景圍京城高祖素歸心釋教每發誓願恒云若有衆生應受詔苦悉諱身代當時大球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二年出爲輕車將軍兼石頭戍軍事其年秋遇害時年十一

義安王大昕字仁朗年四歲母陳夫人卒便哀慕毀顙有若成人及高祖崩大昕奉慰太宗嗚咽不能自勝左右見之莫不掩泣大

寶元年封義安郡王邑二千戶二年

遠將軍琅邪彭城二

郡太守未之鎮遇害時年十一

綏建王大摯字仁瑛幼雄壯有膽氣及京城陷乃歎曰大丈夫會當滅虜屬妳媪驚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將及大摯笑曰禍至非由此言大寶元年封綏建王邑二千戶二年爲寧遠將軍遇害時年十歲

世祖諸男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王大人生貞惠世子方諸其愍懷太子方矩本書不載所生別有傳夏賢妃生敬皇帝自餘諸子並本書無傳

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也世曰徐妃少聰敏有俊才善騎射尤長巧思姓愛林泉特好散逸晉著論曰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蓬蒿死蓋

溝壑瓦棺石槨何以異茲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當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存掌握舉手懼觸搖足恐墮若吾終得使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初徐妃以嫉妬失寵方等意不自安世祖聞之又忌方等方等益懼故述論以申其志焉會高祖欲見諸王長子世祖遣方等入侍方等欣然升舟冀免憂辱行至繇水值侯景亂世祖召之方等啟曰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生世祖省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援京都賊每來攻方等必身當矢石宮城陷方等歸荊州收集士馬甚得衆和世祖始歎其能方等又勸修築城柵以備不虞旣成樓雉相望周回七十餘里世祖觀之甚悅入謂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答垂泣而退世祖忿之因疏其穢行勝于大閤方等

入見益以自危時河東王爲湘州刺史不受督府之令方等乃乞
征之世祖許焉拜爲都督令帥精卒二萬南討方等臨行謂所親
曰吾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而獲所吾豈愛生及至麻溪河東王
率軍逆戰方等擊之軍敗遂溺死時年二十二世祖聞之不以爲
感後追思其才贈侍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謚曰忠壯世子并爲
招魂以哀之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靜住
子行於世

貞惠世子方諸字智相世祖第二子母王夫人幼聰警博學明老
易善談玄風彩清越辭辯鋒生特爲世祖所愛母王氏又有寵及
方等敗沒世祖謂之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因拜爲中撫軍以自
副又出爲郢州刺史鎮江夏以鮑泉爲行事防遏下流時世祖遣
徐文盛督衆軍與侯景將任約相持未決方諸恃文盛在近不恤

軍政日與鮑泉蒲酒爲樂侯景知之乃遣其將宋子仙率輕騎數
百從閒道襲之屬風雨晦冥子仙至百姓奔告方諸與鮑泉猶不
信曰徐文盛大軍在下虜安得來始命閉門賊騎已入城遂陷子
仙執方諸以歸王僧辯軍至蔡洲景遂害之世祖追贈侍中大將
軍謚曰貞惠世子

史臣曰太宗世祖諸子雖開土宇運屬亂離拘寇賊多殞非命
吁可嗟矣

塵僧辯與柳仲禮兄弟
收其軍實而厚加綏撫
就世祖世祖承制以僧
祖又命僧辯及鮑泉統
陵部下猶未盡來意欲
南討而軍容若此計將
何所多慮僧辯曰不然
武幹兵刃又彊新破軍
我竟陵甲士數經行陣
申欲與卿共入言之望
宜終當仰聽世祖性嚴
及僧辯將入謂泉曰我先
趙伯超等先屈膝於景然後入朝景悉
幾遣僧辯歸于竟陵於是倍道兼行西
為領軍將軍及荆湘疑貳軍師失律世
討之分給兵糧尅日就道時僧辯以竟
集然後上頓謂鮑泉曰我與君俱受命
之泉曰既稟廟筭驅率驍勇事等沃雪
之所言故是文士之常談耳河東少有
覆銳待敵自非精兵一萬不足以制之
道召之不久當及雖期日有限猶可重
佐也泉曰成敗之舉繫此一行遲速之
微聞其言以為遷延不肯去稍已含怒
發言君可見係泉又許之及見世祖世

祖迎問曰卿已辦于何日
劔厲聲曰卿憚行邪因起
右數十人收僧辯屍

僧辯對曰僧辯食祿

當發僧辯具對如向所言世祖大怒按
人內泉震怖失色竟不敢言須臾遣左
曰卿拒命不行是欲同賊今唯有死耳
變責實重今日就戮豈敢懷恨但恨不

見老母世祖因斫之中其左髀流血至地僧辯悶絕久之方蘇即
送付廷尉并收其子姪並
索之會岳陽王軍襲江陵人情搔擾
未知其備世祖遣左右往
討於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登即赦為
城內都督俄而岳陽奔退
鮑泉力不能尅長沙世祖乃命僧辯
代之數泉以十罪遣舍人
羅重歡領齊仗三百人與僧辯俱發既
至遣通泉云羅舍人被令
送王竟陵來泉甚愕然顧左右曰得王
竟陵助我經略賊不足平
俄而重歡齎令書先入僧辯從齊仗繼
進泉方拂席坐而待之僧
辯既入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

使我鑠卿勿以故意見待。因語重歡，出令泉即下地，鑠于牀側。僧辯仍部分將帥，并力攻圍。遂平湘土，還復領軍將軍。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爲大都督，率巴州刺史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龔、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橫等俱赴西陽。軍次巴陵，聞郢州已沒。僧辯因據巴陵城，世祖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武州刺史杜勣並會僧辯于巴陵。景既陷郢城，兵衆益廣，徒黨甚銳。將進寇荊州，乃使僞儀同三司和統兵五千守江夏。大將朱子仙前驅一萬造巴陵，景悉凶徒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賊拓邏至于隱磯，僧辯悉上江渚米糶，並沈公私船於水。及賊前鋒次江口，僧辯乃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問城內是誰。曰：是王領軍。賊曰：語王領軍事勢如此，何不早降？僧辯使人答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

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賊騎？既去，俄爾又來，曰：我王已至，王領軍何爲不出與王相見？邪？僧辯不答，頃之又執王珣等至于城下。珣爲書誘說城內景帥船艦並集北寺，又分入港中登岸，治道廣設。鹽屋耀軍，城東隴上芟除艸芴，開八道向城，遣五千兔頭肉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殺賊旣多，賊乃引退。世祖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下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巴陵，水步十處鳴鼓吹脣肉薄，斫上城中放木擲火，爨礮石殺傷甚多。午後賊退，乃更起長柵繞城，大列舸艦以樓船攻水城西南角。又遣人渡洲岸，引牂柯推蝦蟇車填塹，引障車臨城。二日方止，賊又於艦上豎木桔槔，聚茅置火以燒水柵，風勢不利，自焚而退。旣頻戰挫，劔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世祖策勲行賞，以僧辯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於是世祖

命僧辯卽率巴陵諸軍泐流討景師次郢城步攻魯山魯山城主支化仁景之騎將也率其黨力戰衆軍大破之化仁乃降僧辯仍督諸軍渡兵攻郢卽入羅城宋子仙蟻聚金城拒守攻之未尅子仙使其黨時靈護率衆三千開門出戰僧辯又大破之生擒靈護斬首千級子仙衆退據倉門帶江阻險衆軍攻之頻戰不尅景旣聞魯山已沒郢鎮復失羅城乃率餘衆倍道歸建業子仙等困感計無所之乞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命給船百艘以老其意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率精勇千人攀堞而上同時鼓譟掩至倉門水軍至宋遙率樓船暗江四面雲合子仙行戰行走至于白楊浦乃大破之生擒子仙送江陵卽率諸軍進師九水賊僞儀同范希榮盧暉略尚據淝城及僧辯軍至希榮等因挾江州刺史臨城公棄城奔走世祖加僧辯侍中尚書令征東大

將軍給鼓吹一部仍令僧辯且頓江州須衆軍齊集得時更進項之世祖命江州衆軍悉同大舉僧辯乃表皇帝凶問告于江陵仍率大將百餘人連名勸世祖卽位將欲進軍又重奉表雖未見從並蒙優答事見本紀僧辯於是發自江州直指建業乃先命南兗州刺史孫瑱率銳卒輕舸襲南陵鵲頭等戍至卽尅之先是陳霸先率衆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淝口霸先僞多謀策名蓋僧辯僧辯畏之旣至淝口與僧辯會于白茅洲登壇盟誓霸先爲其文曰賊臣侯景凶羯小胡逆天無狀構造姦惡違背我恩義破掠我國家毒害我生民移毀我社廟我高祖武皇帝靈聖聰明光宅天下劬勞兆庶亭育萬民如我考妣五十所載哀景以窮見歸全景將戮之首置景要害之地崇景非次之榮我高祖於景何薄我百姓於景何怨而景長戟彊弩陵蹙朝廷鋸牙郊甸殘食含

靈剝肝斲趾不厭其快曝骨焚尸不謂爲酷高祖菲食卑宮春秋
九十屈志凝威憤終賊手大行皇帝溫嚴恭默不守鴻名於景何
有復加忍毒皇枝纏抱已上總功以還窮刃極俎旣屠且鱠豈有
率土之濱謂爲王臣食人之禾飲人之水忍聞此痛而不悼心況
臣僧辯臣霸先等荷稱國藩湘東王臣諱泣血銜哀之寄摩頂至
足之恩世受先朝之德身當將帥之任而不能瀝膽抽腸共誅姦
逆雪天地之痛報君父之仇則不可以稟靈含識戴天履地今日
相國至孝玄感靈武斯發已破賊徒獲其元帥止餘景身尚在京
邑臣僧辯與臣霸先協和將帥同心共契必誅凶豎尊奉相國嗣
膺鴻業以王郊祭前途若有一功獲一賞臣僧辯等不推已讓物
先身帥衆則天地宗廟百神之靈共誅共責臣僧辯臣霸先同心共事
不相欺負若有違戾明神殛之於是升壇歃血共讀盟文皆淚下

霑襟辭色慷慨及王帥次于南洲賊帥侯子鑒等率步騎萬餘人
於岸挑戰又以舫舩千艘並載土兩邊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
來趨襲提過風電僧辯乃麾細船皆令退縮悉使大艦夾泊兩岸
賊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衆軍乃棹大艦截其歸路鼓譟大呼合
戰中江賊悉赴水僧辯卽督諸軍洪流而下進軍于石頭之斗城
作連營以逼賊賊乃橫嶺上築五城拒守侯景自出與王帥大戰
於石頭城北霸先謂僧辯曰醜虜遊魂貫盈已稔適誅送死欲爲
一決我衆賊寡宜分其勢卽遣彊弩二千張攻賊西面兩城乃
使結陣以當賊僧辯在後麾軍而進復大破之盧暉略聞景戰敗
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景之退也北走朱方於是景散兵
走告僧辯僧辯令衆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採柶失火燒太極殿
及東西堂等時軍人鹵掠京邑剝剔士庶民爲其執縛者相衣不

免盡驅逼居民以求購贖自石頭至于東城緣淮號叫之聲震響
京邑於是百姓失望僧辯命侯瑱裴之橫率精甲五千東入討景
僧辯收賊黨王偉等二十餘人送于江陵偽行臺趙伯超自吳松
江降於侯瑱瑱時送至僧辯僧辯謂伯超曰趙公卿荷國重恩遂
復同逆今日之事將欲何如因命送江陵伯超既出僧辯顧坐客
曰朝廷昔唯知有趙伯超耳豈識王僧辯社稷既傾爲我所復人
之興廢亦復何常賓客皆前稱歎功德僧辯瞿弘乃謬答曰此乃
聖上之威德羣帥之用命老夫雖濫居戎首何力之有焉於是逆
寇悉平京都尅定世祖卽帝位以僧辯功進授鎮衛將軍司徒加
班劔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食邑五千戶侍中尚書令鼓吹並如
故是後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淶口盡收其軍
李洪雅又自零陵率衆出空靈灘稱助討納朝廷未達其心深

以爲慮乃遣中書舍人羅重歡徵僧辯上就驃騎將軍宜豐侯循南征
僧辯因督杜弼等衆軍發于建業師次巴陵詔僧辯爲都督東上
諸軍事霸先爲都督西上諸軍事先時霸先讓都督於僧辯僧辯
不受故世祖分爲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時納等下據車輪夾岸
爲城前斷水勢士卒驍猛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與輕進於是
稍作連城以逼賊賊見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命諸
軍水步攻之親執旗鼓以誡進止於是諸軍競出大戰於車輪與
驃騎循并力苦攻陷其二城賊大敗步走歸保長沙驅逼居民入
城拒守僧辯追躡乃命築壘圍之悉令諸軍廣建圍柵僧辯出坐
壘上而自臨視賊望識僧辯知不設備賊黨吳藏李賢明等乃率
銳卒千人開門掩出蒙楯直進逕趨僧辯時杜弼杜龕並侍左右
帶甲衛者止百餘人因下遣人與賊交戰李賢明乘鎧馬從者十

騎大呼衝突僧辯尚據胡牀不爲之動於是指揮勇敢遂獲賢明
因卽斬之賊乃退歸城內初陸納阻兵內逆以王琳爲辭朝廷若
殺王琳納等自當降伏于時衆軍並進未之許也而武陵王擁衆
上流內外駭懼世祖乃遣琳和解之至是湘州平僧辯旋于江陵
因被詔會衆軍西討督舟師二萬輿駕出天居寺餞行俄而武陵
敗績僧辯自枝江班師于江陵旋鎮建業是月居少時復回江陵
齊主高洋遣郭元建率衆二萬大列舟艦於合肥將謀襲建業又
遣其大將邢景遠步大汗薩東方老等率衆繼之時陳霸先鎮建
康旣聞此事馳報江陵世祖卽詔僧辯次于姑熟卽畱鎮焉先命
豫州刺史侯瑱率精甲三千人築壘於東關以拒北寇徵吳郡太
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會瑱於關因與北軍戰大敗之僧辯率
衆軍振旅于建業承聖三年二月甲辰詔曰贊俊遂賢稱于秦典

自上安下聞之漢制所以仰協台曜俯佐弘圖使持節侍中司徒
尚書令都督揚南徐東揚三州諸軍事鎮衛將軍揚州刺史永寧
郡開國公僧辯器宇凝深風格詳遠行爲士則言表身文學貫九
流武該七略頃歲征討自西徂東師不疲勞民無怨讟王業艱難
實兼夷險宜其變此中台膺茲上將寄之經野匡我朝猷加大尉
車騎大將軍餘悉如故頃之丁母太夫人憂世祖遣侍中謁者監
獲喪事策諡曰貞敬太夫人夫人姓魏氏神念以天監初董率徒
衆據東關退保合肥灑湖西因娶以爲室生僧辯性甚安和善於
綏接家門內外莫不懷之初僧辯下獄夫人流淚徒行將入謝罪世
祖不與相見時貞惠世子有寵於世祖軍國大事多關領焉夫人
往詣閤自陳無訓涕泗嗚咽衆並憐之及僧辯免出夫人深相責
勵辭色俱嚴云人之事君惟須忠烈非但保祐當世亦乃慶流子

孫及僧辯尅復舊京功蓋天下夫人恒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
野咸共稱之謂爲明哲婦人也及旣薨殞甚見愍悼且以僧辯勲
業隆重故喪禮加焉靈柩將歸建康又遣謁者至舟渚弔祭命尚
書左僕射王哀爲其文曰維爾世基武子族懋陽元金相比映玉
德齊溫旣稱女則兼循婦言書圖鏡覽辭章討論教貽俎豆訓及
平原楚發將兵孟軻成德盡忠資敬自家刑國顯允其儀惟民之
則反命師旅旣修我戎補茲衮職奄有龜蒙母由于子貴亶爾斯崇
嘉命允集寵章旣隆居高能降處貴思沖慶資善始榮兼令終崦
嵒旣夕蒹葭早秋奔駟難返衝濤詎留背龍門而西顧過夏首而
東浮越三宮之遐岳經三江之派流鬱鬱增嶺浮雲蔽虧滔滔江
漢逝者如斯銘旌故旒宇毀遺碑卽虛舟而設奠想徂魂之有知
嗚呼哀哉其年十月西魏相宇文黑泰遣兵及岳陽王衆合五萬

將襲江陵世祖遣主書李膺徵僧辯於建業爲大都督荊州刺史
別敕僧辯云黑泰背盟忽便舉斧國家猛將多在下流荆陝之衆
悉非勁勇公宜率貔虎星言就路倍道兼行赴倒懸也僧辯因命
豫州刺史侯瑱等爲前軍兗州刺史杜僧明等爲後軍處分旣畢
乃謂膺云秦兵驍猛難與爭銳衆軍若集吾便直指漢江截其後
路凡千里饋糧尚有飢色況賊越數千里者乎此孫贖尅龐涓時
也俄而京城陷沒宮車晏駕及敬帝初卽梁主位僧辯預樹立之
功承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與陳霸
先參謀討伐時齊主高洋又欲納貞陽侯淵明以爲梁嗣因與僧
辯書曰梁國不造禍難相仍侯景傾蕩建業武陵彎弓巴漢卿志
格玄穹精貫白日戮力齊心芟夷逆醜凡在有情莫不差尚況我
隣國緝事言前而西寇承間復相掩襲梁主不能固守江陵殞身

宗祐王師未及便已降敗士民小大皆畢寇虜乃瞻南顧憤歎盈
懷卿臣子之情念當鯁髮如聞權立支子號令江陰年甫十餘極
爲沖藐梁豐未已負荷諒難祭則衛君政由寧氏幹弱枝彊終古
所忌朕以天下爲家大道濟物以梁國淪滅有懷舊好存亡拯墜
義在今辰扶危嗣事非長伊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胤以
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爲梁主納於彼國便詔上黨王渙總攝羣
將扶送江表雷動風馳助掃寇逆清河王岳前救荆城車亭安陸
旣不相及憤惋良深恐及西寇乘流復躡江左今轉次漢口與陸
居士相會卿宜協我良規厲彼羣帥部分舟艦迎接今王鳩勒勁
勇并心一力西羗烏合本非勅寇直是湘東怯弱致此淪胥今者
之師何往不尅善建良圖副朕所望也貞陽承齊遣送將屆壽陽
貞陽前後頻與僧辯書論還國繼統之意僧辯不納及貞陽高逸

至于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率衆拒戰敗績僧辯因遂謀納貞陽
仍定君臣之禮啟曰自秦兵寇陝臣便營赴援纔及下船荆城陷
沒卽遣劉周入國具表丹誠左右勳豪初並同契周旣多時不還
人情疑阻比册降中使復遣諸處詢謀物論參差未甚決定始得
侯瑱信示西寇權景宣書令以真跡上呈觀視將帥恣欲同秦若
一朝仰違大國臣不辭灰粉悲梁祚永絕中興伏願陛下使事濟
江仰藉皇齊之威憑陛下至聖之略樹君以長雪報可期社稷再
輝死且非忝請押別使曹冲馳表齊都續啟事以聞伏遲拜奉在
促貞陽答曰姜嵩至枉示具公忠義之懷家國喪亂于今積年三
后蒙塵四海騰沸天命元輔匡救本朝弘濟艱難建武宗祐至於
丘園板築尚想來儀公室皇枝豈不虛遲聞孤還國理會高懷但
近再命行人或不宣具公旣詢謀卿士訪逮藩維公沂往來理淹

旬月使乎屈止殊副所期便是再立我蕭宗重興我梁國億兆黎庶咸蒙此恩社稷宗祧曾不相愧近軍次東關頻遣信裴之橫處示其可否答對驕凶殊駭聞賜上黨王陳兵見衛欲叙安危無識之徒忽然逆戰前旌未舉即自披猖驚悼之情彌以傷惻上黨王深目矜嗟不傳首級更蒙封樹飾棺厚殮務從優禮齊朝大德信感神民方仰藉皇威敬憑元宰討逆賊於咸陽誅叛子於雲夢同心叶力克定邦家覽所示權景宣書不流諸將本有忠略棄親向讎庶當不爾防奸定亂終在於公今且頓東關更待來信未知水陸何處見迎夫建國立君布在方策入盟出質有自來矣若公之忠節上感蒼旻羣帥同謀必匪攜貳則齊師反旆義不陵江如致爽言誓以無克韜旗側席遲復行人曹沖奉表齊都即押送也渭橋之下惟遲叙言汜水之陽預有號懼僧辯又重啟曰員外常侍

姜暲還奉救仗具動止大齊仁義之風曲被隣國卹災救難申此大猷皇家枝戚莫不榮荷江東冠冕俱知憑賴今軟不忘信信實由衷謹遣臣第七息顯顯所生劉弁弟子世珍往彼充質仍遣左民尚書周弘正至歷陽奉迎艦舳浮江俟一龍之渡清宮丹陛候六傳之入萬國傾心同榮晉文之反三善克宣方流宋昌之議國祚旣隆社稷有奉則羣臣竭節報厚施于大齊勦力展愚效忠誠於陛下今遣吏部尚書王通奉啟以聞僧辯因求以敬帝爲皇太子貞陽又答曰王尚書通至復枉示知欲遣賢弟世珍以表誠質具悉憂國之懷復以庭中玉樹掌內明珠無累胸懷志在匡救豈非劬勞我社稷弘濟我邦家慙歎之懷用忘興寢晉安王東京貽厥之重西都繼體之賢嗣守皇家寧非民望但世道喪亂宜立長君以其蒙孽難可承業成昭之德自古希儔沖質之危何代無此

孤身當否運志不圖生忽荷不世之恩仍致非常之舉自惟虛薄
兢懼已深若建承華本歸皇胄心口相誓惟擬晉安如或虛言神
明所矚覽令所示深遂本懷戢慰之情無寄言象但公憂勞之重
既稟齊恩忠義之情復及梁貳華夷兆庶豈不懷風宗廟明靈豈
不相感正爾迴旆仍向歷陽所期質累便望來彼衆軍不渡已著
盟書斯則大齊聖主之恩規上黨英王之然諾得原失信終不爲
也惟遲相見使在不賒鄉國非遙觸目號咷僧辯使送質于鄴貞
陽求渡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爲變止受散卒千人而已并遣龍舟
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僧辯擁楫中流不敢就岸後乃同會于
江寧浦貞陽旣踐僞位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
悉如故陳霸先時爲司空南徐州刺史惡其翻覆與諸將議因自
京口舉兵十萬水陸俱至襲于建康於是水軍到僧辯常處于石

頭城是日正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南門又馳白有兵來僧辯
與其子顓遽走出閣左右心腹尚數十人衆軍悉至僧辯計無所
出乃據南門樓乞命拜請霸先因命縱火焚之方共顧下就執霸
先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又曰何意全無防備僧辯曰委
公北門何謂無備爾夜斬之長子顓承聖初歷官至侍中初僧辯
平建業遣霸先守京口都無備防顓屢以爲言僧辯不聽竟及於
禍西魏寇江陵世祖遣顓督城內諸軍事荆城陷顓隨王琳入齊
爲竟陵郡守齊遣琳鎮壽春將圖江左陳旣平淮南執琳殺之顓
聞琳死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號哭一慟而絕顓弟頌少有志節
恒隨從世祖及荆城陷覆沒于西魏
史臣曰自侯景寇逆世祖據有上游以全楚之兵委僧辯將率之
任及尅平禍亂功亦著焉在乎策勲當上台之賞敬帝以高祖貽

厥之重世祖繼體之尊洎渚宮淪覆理膺寶祚僧辯位當將相義
存伊霍乃受脅齊師傍立支庶苟欲行夫忠義何忠義之遠矣樹
國之道既虧謀身之計不足自致殲滅悲夫

系書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九

終

馬川屯鳳園
氏蘭庭開書

